

【明慧网】“今天是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整整九年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点起蜡烛，尽管周围仍是长夜的黑暗，但是这点点烛光就是在昭示世人，光明与希望仍旧与我们同在。”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地上，默默的点起盏盏烛火，用烛光守夜的形式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头目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是第九个年头。法轮功学员在这九年之中，坚持“真、善、忍”的理念，和平理性的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九年来，已核实姓名的就有三千一百六十八名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遭受酷刑折磨；被曝光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更是令人发指……

许多人一直在问：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在烛光夜悼开幕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因为恐惧。它（中共）恐惧法轮功在七年时间吸引了一亿人修炼的感召力，恐惧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恐惧法轮功弟子对信仰的坚守。……面对如此残酷的迫害，既不退却，也不诉诸暴力，这种精神的力量让中共知道它靠谎言、暴力和恐惧拼凑的生存环境正在解体。

中共曾在一九九九年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九年过去了，国际社会看到的是，法轮功洪传八十多个国家，获得了三千多项褒奖，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四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浪潮。中共在这场迫害中，在妄图摧毁人类道德基石的同时，最终却把自己推到了穷途末路。这些法轮大

# 齐齐哈尔晨曦

第六十五期 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

## 结束迫害 正义永存



法修炼者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维护正义与和平，把“真、善、忍”的美好深植于人们心中，为人类树立了一座光照千古的道德丰碑。◇

焦振省



## 拜泉县人事局干部焦振省被迫害致死

焦振省，男，六十六岁，黑龙江省拜泉县人事局干部。修炼前曾患有脑血栓、脑动脉硬化、心绞痛等十多种疾病，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哈尔滨医大二院确诊，每月医药费数百元，仍不见效，弄得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经人介绍同妻子于九六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并

严格按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已。几个月后，所患疾病痊愈，再也没打过一针，吃过一片药，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自己也常说：是法轮大法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他主动承担了拜泉县辅导站站长的的工作，热心为大家义务服务。单位领导、同事、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不对他修炼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惊奇。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及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焦振省承受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公安人员的骚扰、恐吓；单位领导、街道办事处三天两头地盘查、监视居住、监控电话。而且在“七·二零”开始时就被非法抄家。原本祥和温馨的家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二零零零年十月中旬，因其妻子进京证实大法，拜

泉县公安局政委高英烈指使政保科科长陈景满带人在没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再次到焦振省家非法抄家，并以焦振省支持自己妻子进京上访的罪名将其非法抓走，关进拘留所，还在拜泉县电视台大肆宣传。在焦振省被非法关押到第十一天时，因不能炼功，导致其心脏出现心绞痛症状，拘留所和公安局怕承担责任，慌忙通知家人将焦振省送进医院。到医院后恢复炼功，在未打一针、没吃一片药的情况下，身体很快恢复起来。公安局政委高英烈见状，不顾焦振省家人的强烈抗议，以办“保外就医”手续为由，向家人勒索二千元，又交了二千元押金，才让焦振省回家。

由于在拘留所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焦振省回家一个月后突发脑出血，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回家后继续受到警察的骚扰，因其精神和肉体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导致第二次脑出血，于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而逝。邪党的迫害夺去了大法给焦振省的第二次生命。这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 只因做好人 两次遭冤狱

我于九九年十二月八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受益极大，知道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头脑中坏的思想逐渐地也去掉了，夫妻关系也变得和睦了，一家人沐浴大法的慈悲、祥和之中。九九年七、二零，法轮大法被非法打压，恶毒的宣传使人喘不过气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妻子去北京上访。那时恶人在火车站叫旅客踩李老师的照片，还让骂人，不这样做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们几经辗转到了北京。

### 上访

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里警察和便衣很多，它们见到外地来的拎着包的人就去搜查，看是否有法轮功的东西或让骂人，有东西或不骂人就会被抓上警车。不时的有大法学员打横幅，被抓住摁倒在地，警察对他们拳打脚踢。

二十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没等喊几声，就被扑上来的警察和便衣劈头盖脸的打了一顿，推进警车送到天安门分局。由于我们拒说住址、姓名，被送到昌平区，然后又被关进松园派出所。天黑后，警察逼我说姓名、住址，我不说。它们就打我的嘴巴，打头，用椅子面打我后背，把我的衣服扒光，往身上浇凉水，然后把窗子打开，让我站在窗口吹凉风，把我冻得全身发抖。有时让我躺在水泥地上，还用电棍电击，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难看的，喝得醉醺醺的警察，更是邪恶，满嘴的污言秽语，对我除了打骂，还有一些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卑鄙下流的手段，真是邪恶至极。

这期间对我迫害的警察约有七人左右，其中包括两名保安，他们轮番的问、打，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半夜二点多，他们把我送进了小号，那里很脏，地上有尿，发出臭味，里面有三、四个人，警察告诉保安，说这个人啥也不说，不让他睡觉，让他脸朝墙站着，也不让上厕所。就这样我一直站到第二天。上班后，它们又把我叫到一个屋子里，说你如果说了，我们就把你送到车站让你回家，我知道这都是骗人的，但自己心里想，说就说吧，别在这遭罪了，回去到看守所也许比这儿能好。所以我说住址、姓名，这以后我每天都被关在小号里，睡在水泥地上。直到二十三日，拜泉政保科科长陈景满把我押到齐齐哈尔驻京办事处，和另一个同修用手铐锁在一起。二十四日晚坐北京至哈尔滨的列车，还是把我俩锁在一起，押回拜泉县，当天被劫持到第一看守所。

### 第一次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关入富裕劳教所，在那里，每天都被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

像，不准说话，不准随便上厕所，有时几天才能洗一次脸，洗衣服就更困难了。我们被迫干苦役，扒旧房子、修路、建楼。五月份我的腹部鼓起了一个脓包，很疼痛，不能干活了，后来包越来越大，有要破了的感觉，也吃不下东西了，劳教所怕出事，给我办了保外就医，七月四日把我转回拜泉县第一派出所。以后一所的片警田洪亮每天都会到我家来，有时上下午一趟，搞得家中不得安宁。

### 再次遭冤狱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多钟，一所所长卢化军带几个警察到我家非法抄家，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然后把我强行绑架到一所。他们逼我说发了七十多张传单，连续审问了二天，我没承认。县 610 办公室的黄××叫嚣说，让他坐铁椅子，给他上刑，看他说不说。后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散发法轮功传单为名，又把我非法劳教三年，又被关入富裕劳教所。

在富裕劳教所，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被逼坐塑料凳，要坐直，不准动，不准闭眼，不准说话，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管教和刑事犯非打即骂，甚至连吃饭慢了点都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又变得不好了，胸腔内特别疼痛，连喘气都痛，口腔内也溃烂了，什么也吃不下。一检查，是结核性胸膜炎，胸腔内有积水，还有肺结核、贫血、高血压等，劳教所又给我办保外，把我退回到拜泉公安局，九月十日把我送回家。

几年来，仅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被反复迫害。我被迫害的事实只是九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之冰山一角，更多更惨酷的迫害被掩盖着，还在进行着。

## 前车之鉴

### 拜泉县恶警、恶人遭恶报

• 高万宝，拜泉看守所管教，九九年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大法弟子都晓三千元，几天后就遭报应，出车祸，造成腿骨折。

• 原拜泉县长辛玉，其人在二零零一年秋的一次会议上曾公开叫嚣要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不久，辛玉便暴病身亡。

• 李庆友，原上升派出所所长，多次对大法弟子进行抄家、绑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在一次对大法弟子的抓捕中，该大法弟子走脱后，李庆友竟然在其身后向其开枪。二零零四年，李庆友遭恶报，被人杀害。

• 邵军，原拜泉运管站站长。因大法弟子姚淑兰二零零零年进京上访，邵军则非法扣押该大法弟子的客车，不让其正常运营。后邵军遭恶报，出车祸身亡。◇